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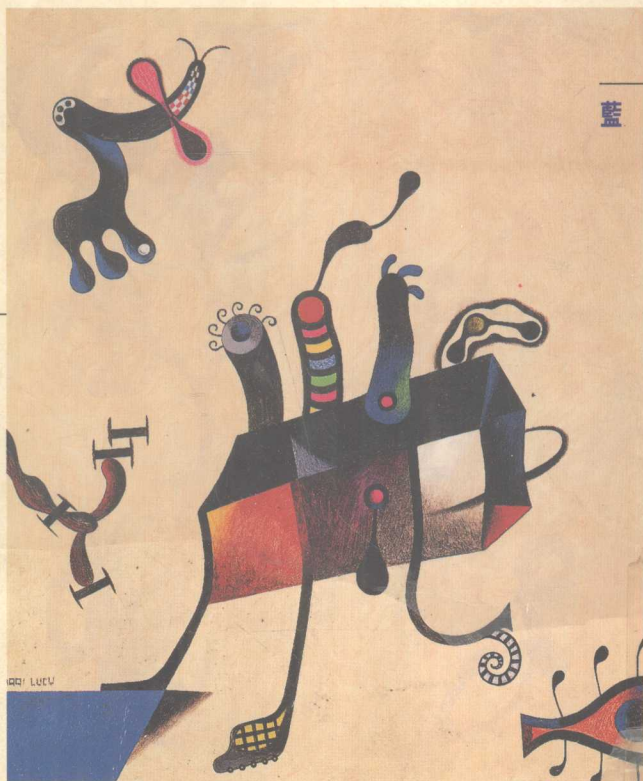
村上春樹作品集

我經常夢見海豚飯店。夢中我包含在那裡面。我可以清楚感覺到那鼓動和溫暖……
「那我該怎麼做才好呢？」我試著再問一次剛才一樣的問題。
「跳舞啊。」羊男說。

舞・舞・舞

上

藍小說 910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藍小說

舞·舞·舞(上)

原著——村上春樹

譯者——賴明珠

發行人——孫思照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八四二

讀者免費服務專線——(〇八〇)三三一七〇五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e-mail add: cipc @ c2.hinet.net

網址——http://publish.chinatimes.com.tw/

主編——鄭麗娥

編輯——黃熾羽

校對——魚蘭·賴明珠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尚鋒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尚鋒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初版七刷——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日

定價——新台幣二二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DANCE, DANCE, DANCE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c) 1988 by Haruki Murakam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Taiwan edition published 1996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57-13-2198-2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舞·舞·舞 /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1996[民85]
冊；公分。-- (藍小說；910-911) (村上
春樹作品集)
ISBN 957-13-2197-4(一套：平裝)。-- ISBN
957-13-2198-2(上冊：平裝)。-- ISBN 957-13
-2199-0(下冊：平裝)

861.57

85011953

藍小說 ⑨①①

村上春樹作品集

舞・舞・舞
(上)

村上春樹 著 賴明珠 譯

舞·舞·舞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											
一 二 三	一 一 一	一 〇 四	一 〇 〇	〇 八 五	〇 五 七	〇 五 〇	〇 四 三	〇 三 六	〇 三 〇	〇 二 三	〇 〇 七

贊·詩·集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											
二五七	二四三	二三六	二一七	二一〇	一九六	一七四	一六七	一五五	一四〇	一三二	一二九

舞・舞・舞



一九八三年三月

我經常夢見海豚飯店。

夢中我包含在那裡面。也就是說，我以某種繼續的狀態被包含在那裡。夢明顯地提示著那種繼續性。在中海豚飯店的形狀是歪斜的。非常細長。因為實在太細長了，因此看起來與其說是飯店不如說更像附有屋頂的長橋。那橋從太古一直細長地延續到宇宙的終極。而我則被包含在那裡。有人在那裡流著眼淚。爲了我而流著眼淚。

飯店本身包含著我。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那鼓動和溫暖。我，在夢中，是那飯店的一部分。
這樣的夢。

醒過來。這是什麼地方？我想。不只是想而已，並且實際開口問自己。「這是什麼地方？」。然而這是沒有意義的問題。不用問，答案早就知道了。這是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所謂我這個現實存在的附屬品。雖然不記得曾經特別承認過，但卻在不知不覺之間以我的屬性存在著的一些事情、事物、狀況。身邊也曾經有女人躺著

過。但大體上都是一個人。房間正對面高速公路發出車輛奔馳的呻吟聲、枕邊放著玻璃杯（底下還剩有五釐米左右的威士忌）、和含有敵意——不，那或許只是單純的不關心吧——滿是灰塵的晨光。有時正下著雨。下著雨時，我就會繼續躺在牀上發呆。如果玻璃杯裡還殘留有威士忌，便喝它。然後一面眺望著從屋簷滴落下雨的水，一面想海豚飯店。我試著慢慢伸展手腳。並確認自己只不過是自己，並沒有被包含在任何地方。我沒有被包含在任何地方。然而我還記得夢中的感觸。在那裡只要我一伸出手，包含著我的全體像就會呼應著動起來。就像利用水巧妙設計成的自動裝置似的。每一個階段一面小心地一一慢慢發出微小的聲音，一面陸續依序反應下去。我只要側耳傾聽，就可以聽得見那進行下去的方向。我側耳傾聽著。於是聽見有人在安靜哭泣的聲音。非常安靜的聲音。在黑暗深處的某個地方傳來的啜泣聲。有人正在為我而哭泣。

海豚飯店是存在現實中的飯店。在札幌街上一個不怎麼引人注意的角落。我在幾年前曾經在那裡住過一星期左右。不，好好想一想。弄清楚啊。那是幾年前呢？四年前。不，正確說是四年半前。我那時候才二十幾歲。我跟一個女孩子兩個人住在那家飯店。是她選的那飯店。她說我們就住那家飯店吧。她說非要住那家飯店不可。如果不是她這樣要求，我想我是一定不會住那家什麼海豚飯店的。

那是一家小而寒酸的飯店。除了我們之外幾乎看不到別的住宿客人。我們住在那裡的一星期之間，在門廳看見的客人只有兩、三個左右，而且也不確定他們是不是住在那裡的客人。不過因為掛在櫃台板子上的鑰匙有一些地方是空的，因此我想除了我們之外應該是有其他客人住宿的。就算不多，也總有少數吧。再怎麼說，總是在大都市的一個角落掛著看板，在職業別電話號碼簿上確實刊登出號碼的，如果說完全沒有客人來的話，常

識上是無法想像的。不過就算除了我們之外有別的客人也好，他們應該是極其安靜的一些人。我們幾乎既沒有看見他們的影子，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也沒有感覺到他們的動靜。只有鑰匙板上的鑰匙配置每天都有些許的變化。他們都屏著氣息，大概像淡薄的影子一般貼著牆壁在走廊上來來去去的吧。偶爾一陣咩·咩·咩·咩·咩·咩·咩升降的聲音客氣收斂地響著，但那聲音一停，感覺上沈默便比以前變得更沈重了似的。

那令我聯想起像生物進化的走走停停。遺傳因子的退化。往錯誤方向前進之後變成無法回頭的畸形生物。進化的遺傳因子載運體消滅了，只能在歷史的昏暗中漫無目的地站立不動的生物孤兒。時間的溺谷。那不是誰的錯。既不是誰的錯，也不是誰可以救得了的。首先最重要的他們就不應該在那裡蓋飯店。錯誤從這裡開始。從第一步開始，全都錯了。第一個鈕扣扣錯了，隨著下去全都致命地混亂了。想糾正混亂的嘗試又生出新的細微的——不能說是洗練的，只能說是細微的——混亂。而那結果，一切的一切都各自顯得有些歪斜，一直凝視著那其中的什麼時，頭就會極自然地傾斜幾度。那樣的歪斜。說是傾斜也只是極小的角度而已，因此並沒有什麼實際上特別的害處，既不會感覺不自然，一直處在其中也可能會習慣，不過總是有些令人掛心的歪斜（而且如果習慣那樣的東西之後，搞不好下次看正常世界時，頭還要傾斜過來也說不定呢）。

海豚飯店就是這樣一種飯店。而且說那是「不正常的」是指——那家飯店在混亂加混亂的重疊結果，已經達到了飽和點，終將會在不久的未來被時間的大漩渦整個吞沒掉——是誰看了都一目瞭然的事。一家哀愁的飯店。就像被十二月的雨淋濕的三隻腳的黑狗一樣哀愁。當然世上也還有許多其他哀愁的飯店吧，然而海豚飯店和那

些又有點不同。海豚飯店是更概念性的哀愁。因此便顯得更加哀愁。

雖然我想那是不用說的，會選擇那樣的飯店特地去住宿的人，除了什麼也不知道就誤闖進來的客人之外，不會有很多。

海豚飯店並不是正式的名稱。正式名稱叫做「Dolphin Hotel」，不過那名字和從實體所感受到的印象之間實在距離太遠了（Dolphin Hotel 的名字讓我聯想愛琴海一帶的砂糖糕餅一般雪白的休閒飯店），只是我個人這樣叫它而已。入口處掛著一塊畫有海豚的相當氣派的浮雕。也掛有看板。不過如果不是掛有看板的話，我想那就完全看不出是一家飯店了吧。甚至掛有看板，看起來還是不太像呢。那麼若要問看來像什麼的話，那看來簡直就像一間破舊的博物館一樣。好像擁有特殊好奇心的人們，爲了看特殊的展示物，而會悄悄來到的那種特殊的博物館。

不過如果有人站在海豚飯店前面，而擁有這樣的印象，也絕不是毫無根據的想像力任意飛翔。其實說真的，海豚飯店的一部分就是兼博物館。

有誰會住這樣的飯店呢？那種一部分當做莫名其妙博物館的飯店？黑暗的走廊深處堆積著剝製的羊、滿是灰塵的毛皮、發黴的資料和變成咖啡色的舊照片的那種飯店。一些未曾實現的夢想如同乾掉的泥巴一般緊緊黏貼在各個角落上的那種飯店？

所有的家具全褪色了，所有的桌子都傾軋有聲，所有的鎖都無法好好關緊。走廊的地板磨薄了，電燈是昏暗的。洗臉台的栓塞是歪斜的，水無法順利積起來。肥胖的女侍（她的腳讓人聯想到象）一面走過走廊一面發出喀啵喀啵不祥的咳嗽聲。經常守在櫃台的經理是個眼神哀傷的中年男人，手指少了兩根。這男人看起來，是

屬於那種做什麼都做不好的典型。簡直就是那種類型的標本一樣。就像在淺藍色的墨水溶液中浸泡了一天之後，才拉出來的那樣，他的存在徹頭徹尾都染透了失敗、衰退和挫折的影子。令人想把他裝進玻璃櫃裡，放進學校理化教室。掛上一塊「做什麼都做不好的男人」的牌子。光是看到他，大多數人雖然就算有多少之差，心情都會變得淒慘起來，甚至不少人會生起氣來。有一種人只要看到那種類型淒慘的人就會毫無道理地氣憤難平。有誰要住這樣的飯店呢？

不過我們卻住了。我們應該住這裡，她說。而且後來她失蹤了。留下我自己就消失無蹤了。告訴我她走了的是羊男。她走掉了噢。羊男這樣告訴我。羊男知道。她不得不走的事，我現在也知道了。因為她的目的是把我引導到那裡。那就像是命運一樣的東西。就像莫爾道河（Moldau）流到海裡去一樣。我一面望著屋簷的雨簾，一面想著那件事。命運。

我開始做起海豚飯店的夢時，首先腦子裡浮現的是她。她還在尋找我啊，我忽然想道。要不然為什麼會像這樣好幾次都夢見同樣的夢呢？

她，我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還跟她一起生活了幾個月呢。我對她實質上什麼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有她是屬於某個高級應召女郎俱樂部的。俱樂部是會員制，只以身分確實的客人為對象。可以說是高級妓女。除此之外她還擁有幾個工作。平常白天在一家小出版社打工當校對，偶爾也兼做耳朵專門的模特兒。換句話說她生活是非常忙碌的。當然她並不是沒有名字。實際上她擁有好幾個名字。不過同時她也沒有名字。她所擁有的東西——幾乎等於沒有——都沒有登載名字。她沒有定期車票、駕駛執照或信用卡。雖然有一本小記事本，但那上面只用原子筆密密麻麻地寫著一些莫名其妙的暗號而已。她的存在沒有所謂牽扯。妓女也許有名字。但她

們是活在沒有名字的世界。

總之我對她幾乎一無所知。在什麼地方出生的，年齡多少，生日是哪一天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她的學歷，連她有沒有家人都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她就像下雨一樣，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也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只留在記憶裡而已。

但我現在感覺到在我周圍她的記憶又再重新開始帶起某種現實性了。我這樣感覺到。她透過海豚飯店這狀況在呼喚著我呢。對了，她現在正需要我。而我唯有再一次被包含在海豚飯店裡，才能夠和她再度相遇。而且她很可能正在那裡為我流著眼淚。

我一面望著雨簾，一面試著想想自己被包含在什麼裡面的事。並試著想想有人正為我而哭泣的事。那感覺上像是非常非常遙遠的世界的事。那感覺就像在月球或什麼那類地方的事似的。結果，那畢竟是夢。不管手伸得再長、腿跑得再快，我都沒辦法到達似的。

為什麼有人會為我流淚呢？

不，雖然如此，她還是正需要我啊。在那海豚飯店的某個地方。而我也正在心中的某個角落這樣希望著。希望被包含在那個地方。被包含在那個既奇怪又致命的地方。

然而要回到海豚飯店卻不是簡單的事，並不是打一通電話預約房間，搭上飛機飛到札幌就去得成的。那既是一家飯店同時也是一個狀況。那是採取飯店這形態的一種狀況。回到海豚飯店，意味著和過去的影子再度相對。一想到這裡，我便被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陰鬱所襲。是的，這四年之間，我一直傾全力想拋棄那冰冷而陰暗的影子。而回去海豚飯店，則等於是將這四年之間好不容易逐漸一點一點靜靜積存起來的一切，又全部放棄

丟掉的意思。當然我並沒有得到什麼了不起的東西。那些幾乎怎麼想都只是些暫定的便宜的垃圾而已。不過我總是盡了我能力所及，把那些垃圾巧妙地組合起來，讓自己和現實搭上關係，基於自己的一點微薄的價值觀建築起新的生活。難道又要再一次回到原來的空洞裡去嗎？難道說又要打開窗子把一切的一切全丟出去嗎？

不過結果，一切就從這裡開始了。我很明白。只能夠從這裡開始。

我躺在牀上，一面望著天花板，一面深深嘆一口氣。算了。算了吧。我想。算了吧，想什麼都沒有用的。那是超越你能力所及的事情。不管你想什麼都只能夠從那裡開始。那是註定的，已經。



談一談我的事吧。

自我介紹。

從前，在學校常常這樣做。每次重新編班的時候，就依照順序走到教室前面，站在大家面前談自己的種種。我對這個實在很不行。不，不僅是不行。我從那樣的行為中找不到任何意義。我對我自己到底知道什麼？我透過我的意識所捕捉到的我是真的我嗎？正如錄進錄音機裡的聲音，聽起來不像是自己的聲音一樣，我所捕捉到的我自己的形象，難道不是被歪曲認識後，方便改造過後的形象嗎？……我每次都這樣想。每次在自我介紹的時候，每次不得不在人前談自己時，我就會有好像有任意改寫自己的成績單似的感覺。每次都不安得不得了。所以每次這樣的時候，我都盡量小心只說不需要加以解釋和說明的客觀事實（我養狗。喜歡游泳。討厭吃的食

物是乳酪。等等），雖然如此，我還是覺得好像在談一個虛構的人的虛構的事實似的。而且以這樣的心情聽著其他所有人的話時，便覺得他們也在談著他們自己以外別人的事似的。我們都是在虛構的世界呼吸著虛構的空氣而活著的。

不過總之，談一點什麼吧。一切都從談一點關於自己的什麼開始。那是最初的第一步。至於正確或不正確，則等以後再判斷好了。由我自己判斷也行，由別人判斷也行。不管怎麼樣，現在是該談的時候了。而且我也不得不學著談談。

我現在喜歡吃乳酪了。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但在不知不覺之間就自然變喜歡了。我養的狗在我上初中那年被雨淋濕，得了肺炎死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養過一隻狗。至於游泳，到現在還喜歡。

完了。

不過事情並不能這麼簡單地結束。人對人生追求什麼時（有人不追求什麼嗎？）人生便對他要求更多的資料。爲了畫出明確的圖形，需要更多的點。要不然，就得出什麼答案。

「因爲資料不足，無法解答。請按消除鍵。」

按下消除鍵。畫面變空白。教室裡的人開始向我丟東西。嚷著：再多談一點。再多談一點自己呀。老師皺起眉頭。我失去語言，呆呆站在講台上。

說啊。不然的話，什麼都不能開始。而且要儘量長。至於正確不正確，以後再想就行了。



有時候，女孩子會來我房間住。而且一起吃早餐，再去上班。她也沒有名字。不過她之所以沒有名字，單純只因爲她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她會立刻消失不存在。爲了避免混亂我不給她名字。不過我不希望因此而被以爲我輕視她的存在。我非常喜歡她，即使她不在了之後的現在，那種感覺還是沒變。

我和她是所謂的朋友。至少她，對我來說是唯一有可能稱得上朋友的人。她除了我之外還有正式的男朋友。她在電信局上班，用電腦計算電話費。雖然我沒有詳細問過她工作場所的事，她也沒有特別提起。但我想大概是那類的工作。依著每個人的電話號碼一一計算費用製成收費單，或那一類的工作。所以每個月我看見信箱裡的電話費收費單時，就會覺得好像收到私人信件一樣。

她和這些都沒關係，只是和我睡覺。每個月兩次、或三次，差不多是這樣。她認爲我是月世界人或什麼的。「嘿，你還不回月球去嗎？」她一面吃吃地笑著一面說。在牀上，我們赤裸著，身體互相貼在一起。她的乳房壓在我的側腹上。我們在黎明前的時刻經常這樣聊著。高速公路的聲音一直不停地繼續響著。從收音機傳來單調的 Human League 的歌。Human League。好笨的名字。怎麼會取一個這樣無意義的名字呢？從前的人會給樂團取更正常更有節度的名字的。Imperials, Supremes, Flamingos, Falcons, Impressions, Doors, Four Seasons, Beach Boys。

我這樣一說她就笑了。然後說我好怪。我不知道我什麼地方怪。我覺得自己是個想法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